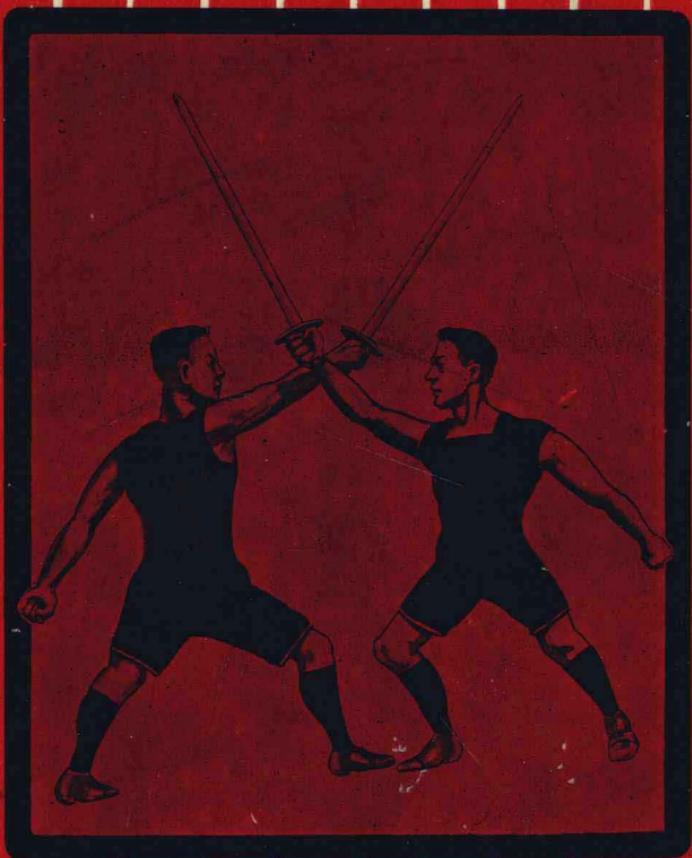


# 劍法圖說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劍法圖說

上海大東  
書局印行



序

劍法莫神於古靜如處子動如狡兔離奇變化不可方物昔人論之詳矣此編搜輯所至但取實用不尚空言審其圖式加以解說顯豁呈露三復斯編不啻集古來之無數名師而相授受於一堂焉以比東西鄰之獵我皮毛自稱固有之絕技者真一映視之而已是為序

己未孟冬嶺南劍客序

吳序

語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秦漢之初春秋戰國時卿士大夫及庠序之士莫不弦歌劍佩習為故常余嘗觀闕里圖畫吾夫子且長劍陸盧周旋乎壇坫之間古人之風尚可知漢唐以降文武分途士氣頽然不振書生輩但抱守兔園冊子鼠目寸光鳳毛雞胆鄙刀劍為粗獷不獨不敢執持而舞即見之亦目眩色變而不敢近嗟乎此輩直一鬚眉婦寺耳倘一旦令掌軍國守疆土安望其韓刀慷慨為國干城哉陵夷至於叔季有心人思有以振之於是廢八股停科舉開學堂教體操稍稍講尚武之風奈內外功夫罕識門徑徒竊取西學皮毛葫蘆依樣動成兒戲是烏足以殺敵致果耶夫武事之利器首推槍劍槍為長兵之帥劍為短兵之王夫劍

者檢也所以檢身厲志并檢察非常也豈椎埋少年短服革靴之輩所能探其精蘊者吾友廣石山人宋君賡平由湘而入蜀少承家學得專精劍舞之技中歲從戎積勞勦游保專閫顧不屑以區區者自封輒研究礦學深造有得屢膺當道之徵薦而乃遭逢不偶卒不能展其才奏其效二十載前余與宋君邂逅于析津之逆旅一見如舊交杯酒論心談兵說劍無虛日惟余平生亦好劍術幼年曾徧訪名師恆多以單刀之法充劍舞余心非之後獲浙派小盤龍法以家事冗繁未能得閒精習嗣復訪得河南派則有四大陣之名亦竊取其大凡乃一覩宋君試劍舞則吾幾氣沮心灰不敢復弄班門之斧以宋君之劍形如飛鳳開展掠臂勢奪千夫匪特吾劍弗如即當時聚有僧道家數派卒亦無有能駕其上者

余遂請名之曰飛鳳劍法尋以筆記其撩摸八法之進退攻守等形勢并為作說解諸條儲巾箱中惜未完備又缺圖繪而內功始基亦未及載旋若飛蓬飈舉離索天涯矣余之筆述散稿未成南北奔走而此紙竟佚去可不復見心焉悢悢切以為恨壬子世變由京師南歸僑海上忽一朝覩宋君手出一編則劍書三卷已付棗梨余持歸竟夜力讀之訖內頗多費解處其中內功無圖說焉不詳人得之無從按法行功又劍舞子母七次十三繼二十四圖形粗具次第不明說解亦多欠醒豁蓋宋公口授而書佐為之筆述者書生輩不知技擊妄以私意揣屬文字將何由傳其飛騰縱躍盤旋披蓋進退翻覆之妙技耶余乃携書訪吾宗廬江劍泉君君一見欣躍請見宋公與訂交而請益乃日與余修正其說解使

明白曉暢可領會并重聘一少年善體操畫者司諸圖繪事書成  
則重刊而問世凡為圖一百有八說解若干條首叙內外動靜功  
次七劍次十三劍次廿四劍一一皆可貫串而積累學者得此書  
苟能奮志專精而練習之則由此七劍十三劍廿四劍推而至於  
四十四劍八十八劍一百七十六劍均之變化從心無難事也噫  
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神而明之是在學人之能自得師  
也已是為序

壬子夏五古安吳劍華道人吳廣需識于海上劍隱行窩

吳序

自火器日新戰陣間長短兵之制遂廢兩軍相見惟恃槍礮利用而已雖然吾聞之甲午平壤一役大同江土礮臺先失而有淮軍小隊告奮勇懷短刀間行突起奪回守臺日兵槍礮猝不及施紛紛傷潰嗣以平壤敗陷故無表而出之者又日俄東省之役往往於槍礮對敵既已入夜逼近以短兵相接殺人如麻日軍素習擊刺術制勝俄人尤在於此是短兵所以濟火器之窮而又足以蹈大器之隙也豈可以舊制而輕棄之哉昔者湘淮之行軍也師戚南塘之法以刀矛雜技輔火器而行頗見功效惜南塘之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皆無劍法惟俞虛江先生大猷曾從李良欽學擊荆楚長劍所遺正氣堂集有附刊劍經一卷然多述刀槍鈚箭法

於棍法言之尤詳以為用棍如讀四書鉤刀槍鉞如各習一經四書明則六經之理亦明若能棍則各利器之法亦得故於劍法寥寥無幾臆揣劍與棍其法究難盡通每開卷猶有餘憾竊歎俞公之未盡其傳也今夏屏居海上因吾宗劍華君得見西蜀宋君賡平說劍談兵與劍華皆朝夕過從甚樂並出示前著劍法真傳一編源流貫澈理法精詳充其義類不止防身兼能教戰以視刀矛雜技必有異也余雖垂老壯志摧頽亦復鼓舞欣動宋君不吝教言時將內外功用一一指授而身示之遂與劍華略試研習聊以習勞消憂暇日余愧不及劍華之熟復而亦心知其意有入道之門已原編間有未軒豁處劍華與余稍為修正並刪其繁雜者增繪各圖重付排印以廣其傳宋君年屆六旬壯心未已論事激昂

慷慨有烈士風，在川崎嶇兵間，排成都之難，解合江之圍，義聲  
藉甚。今與其友劉君治安，暫謀歸蜀，一慰鄉人之望，再出而問世。  
他日重操兵柄，訓練有成，以十萬橫磨劍，橫行匈奴間，方駕日軍  
而與俞戚兩先賢爭烈，則是編其嚆矢也。

壬子六月潛川劍泉居士吳學廉識於滬濱賞寂寄廬

劍法圖說卷之三

宋序

昔歐冶鑄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是時天地  
為爐陰陽為炭太乙下觀鑄劍有五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  
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劍之相傳由來久矣雖然遙邇數千百載  
僅存劍之名已失劍之法良可慨也家兄友軒從金堂吳公玉生  
遊乃得山東王公耀臣秘授之劍法歸而靜參南宮始知內功可  
以保身劍學終未絕傳于天壤也余既幸私淑得人復承家學有  
自辛巳春仗劍出關磨勵以待天下士徧遊關中直隸山左山右  
陝甘兩江浙閩滬上并涉外洋歐羅巴亞細亞印度洋以及北洋  
東三省朝鮮日本等處詎無瑰奇英偉之資按劍而與傾談者但  
羿失其弓良捨其策班投其斧鮮有能射能御能巧者因無法以

馭之也劍學亦何獨不然譬如規者所以法員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銳則謬必併力於劍法之中斂神於劍法之外進退合度操縱自如此項氏所謂萬人敵也余竊願學焉爰輯述耀臣先生之劍法有砍撩抹刺抽揭橫倒八法之勢又有七劍底母法如七曜拱辰之意且復衍為十三劍法二十四劍法并交手各法串而廣之衍為一百零八劍法愈出愈奇愈奇愈變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方今海外諸國彼則侈談船之堅此則爭言礮之利連橫排闔窺伺中土沿海一帶擁兵作壁上觀加以內訌未靖盜賊蠭生正吾輩拔劍起舞時也不敢私秘家學致負耀臣先生所授乃囑工繪圖刊行問世公諸同志然愚夫之所悅恆達士之所輕凡俗之所趨乃奇才之所去伏翼高明不棄覩是編而辱教之

辛甚辛甚

戊申孟冬蜀西廣石山人宋仔鳳賡平氏自序於涇陽防次

余嘗謂人有平生名業出家事平也大抵去學問文章以成其  
身故津逮亦要擇其本源始可求得其全義一入染翰筆翰之土  
則輕重抑揚無不盡其妙矣讀書入門吳學叔上學論之誠白子  
余亦深有同此以善隸隸字為題上指多所出語更兼翻閱集  
唐詩之使射之又與秦余叔子之書亦出其手封章尚存

原序

劍術之失傳也久矣曩余在雲南軍中有東川樊生世品齒長於余六歲充隊長以善用劍名每戰生結束而出揮雙劍陷堅陣縱橫揮霍所向披靡積功至都司人以是多從生學劍生頗自矜秘顧獨昵就余數數與余論劍法余舉楚重瞳一人敵語揶揄之生不語而笑亦卒不余強也軍事平兩人別去消息久不聞洄溯舊遊輒悔其抗志之已過而余亦垂垂老矣今年余統四川游擊軍溫江宋君賡平承領偏師君亦以劍法教其部曲其居恆之言曰軍中利器今莫火器若矣顧邂逅臨迴溪險隘火器不得施則短兵肉薄能者勝焉是非平時鍊膽固氣有以奮全力於臂肘間使弄寸鐵如轉丸可以衛身可以制敵而冀倉卒收擊刺之效也難

矣夫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亦在乎上之有以教與教之得法而已矣余聞其言而譴之宋君乃徐出其所述劍學一編示余且乞一言張之余於劍固不學人也劍學之精奧宋君或能言之余不足以知之也而鍊膽固氣奮全力於臂肘間弄寸鐵如轉丸以之衛身制敵收擊刺之效則身在行間者無不可學而能者也因書余譴宋君之語而並為諸健兒之學劍者曷庶幾習其法探其奧而不至如余之過時而悔也夫

戊申重陽前三日劍川趙藩

其時人之好武者多以劍爲尚。余嘗謂劍之爲兵者，其性最烈，其氣最剛，其用最捷，其德最厚，其義最廉，故能見於兵家，列於武備，推於兵學，著於兵書，而流傳於後世。蓋其所以然者，以其有五德也。一曰剛，二曰烈，三曰捷，四曰厚，五曰廉。夫剛，則無敵於外；烈，則無敵於內；捷，則無敵於急；厚，則無敵於深；廉，則無敵於微。此五德者，非劍莫能具焉。故曰：「劍者，萬物之精也。」